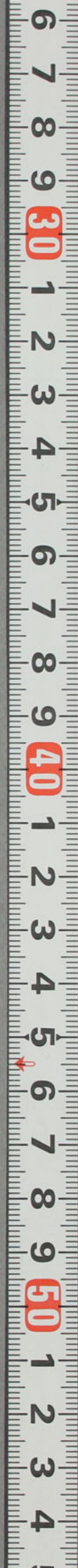


經訓堂本墨子

參



013
統 2085
卷 3

島田藏書

墨子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篇都察院前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方贊輩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墨洗校注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言利大之爲政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裳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鉏不加者去之
芋鉏二字凡四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清者去之卽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芋鉏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

何以爲以國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
無者舊作有不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
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
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
之道加輕以利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
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
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
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
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
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没于民次也
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

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
年而字子生可以三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
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
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
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貫母同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
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
病死者有與侵就援即援擧攻城字異文野戰死者不可勝數
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今當聖人爲
政特無此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
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疑有脫字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

饜歿二十盧云二字疑當為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

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

下群百工輪車轡匏轡說文云韋繡也匏當為鞮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陶冶梓

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

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

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古者聖王

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

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芬字同芬不致遠國珍恢

一本作怪太異物說文云恢大也亦通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

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謂暘谷昧谷莫不賓服

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藟不重飲於土塏當為溜太平御覽引此云

飯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甕啜土

玉篇云力又啜於土形太平御覽引作銅鄭君注周禮云

切瓦飯器也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飲土簋飲土銅

糲梁之飯藜藿之羹夏曰葛衣冬曰鹿裘是約已也文選

注亦以為此文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說文云頤低

案出韓非子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緇之衣

輕且暖說文云紺帛深青赤色玉篇紺古憾切案緇非

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纁云帛雀頭色夏服絺綌之

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

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
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
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
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舊作
止以改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
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
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說文云堀免窟也此審字假音流不發洩則止疑
當爲氣掘下篇有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
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邱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
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辟同避言堀穴但可避舊作建夏
下潤濕上熏烝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

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
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官牆足以爲男女之
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節用下第二十二

節葬上第二十三

節葬中第二十四

節葬下第二十五

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艸中一其中
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

爲親度也辟同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

從事平富之人民寡則從事平衆之衆亂則從事平治之

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一本作知然後已矣

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若三務者舊脫此

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為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為舊脫此

有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

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

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

為天下為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舊脫此

據上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

文增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昔者連下為

下篇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仁也

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孝子之

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則字據下行即相反皆曰吾上

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

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

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

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

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

也舊脫此字據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此下舊有仁者將

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一本而使

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

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前作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

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

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

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
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
久喪者言母同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
曰棺槨舊作槨以意改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邱隴
必巨存乎正夫賤人死者正同殆竭家室乎當云存乎諸侯死
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
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筵壺盥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盥高誘曰以冰水漿
于其中爲盥取其冷者也戈劒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
子殺殉爲古只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
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言聲無次第

翁綴經翁義未詳說文云綴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說文云經喪首戴也
垂涕處倚廬寢苦枕由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薄衣而
爲寒使面目陷隤當爲隤隤之訓版闕言面瘦稜稜也盧云玉篇有殯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爲殯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
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
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
草木辟同闕草卽艸字假音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
一本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
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紉經二細字皆通
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
以成者已以同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

喪則禁後喪則禁後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
得焉是故求以舊二字倒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
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母舊作無當是母譌爲
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
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
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
目陷隤顏色顰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
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
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仞忍
字假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
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劒而求其壽也衆之說

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以同欲以治
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母舊作無以厚葬久
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
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
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舊有行從事衣食之財必不
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
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爲
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
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四字並爲
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
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叢詳未而母負已也治之說

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礪當以攻伐并兼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舊作者據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者舊作者據上文改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者無意改

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反舊作乃其所哉故以意改古聖王後漢注引作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曰初學記引作桐棺餘書亦多作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死者為入惡之故云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

雖使不可以富貧寡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舊作也

改文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北堂書抄

死葬瑩山之陰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瑩一本亦作瑩北堂書抄

安死云堯葬于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穀

木葛以緘之既犯犯當為犯寔而後哭滿古無此字當

抄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無封後漢書注引作已葬

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北堂書抄太平御覽俱引作犬戎道死葬南

已之市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

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

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巴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

也高誘以為紀邑非九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

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

名山衣衾三領穀木之棺後漢書注引葛以緘之已葬而

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太平御覽引作教道死葬會稽

之山衣衾三領史記集解引桐棺三寸後漢書注引尸子

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葛以緘之太平御覽引緘作緘

改字俗絞之不合通之不埴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

既葬收餘壤其上壟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為壟則若參

耕之畝則舊作取据前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

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太平御覽引

之法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闔

三操闔同韻操同璧玉卽具戈劍鼎鼐濫文繡素練大

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垓也垓當為垓說文云垓上

無珍字言築涂使堅差通壘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

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省文吾

本言曰意亦使法舊脫此字其言用其謀句計厚葬久喪

誠舊作請一本有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

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

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

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

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眾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

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

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

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

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

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猶言何說

操而不擇哉擇同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

也昔者越之東有軋沐之國者軋舊作軋不成字据太平

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軋才新論作軋沐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

同杜預注左傳云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

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

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

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盧云列子作炎殷敬順釋文讀去聲其親戚死朽

其肉而棄之列子朽作朽同太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

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渠舊作秉据列子及太平廣記改

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字燻卽熏謂之登遐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煙上謂之登煙霞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爲非也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蒞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言期會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何乎祭祀說文何飲也飲訓便利以致孝於親

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誠舊作謂以意改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七

鄒魯兼察有副鄒魯忠讓西卒處地贊輦務兼糴餉欽賜品頂帶墨洗塗

天志上第二十六

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

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
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
之廣雅云所居也玉篇云處所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
相倣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
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
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
相倣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

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猶云日暮途遠兩日字舊作日以意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門當明爲淵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一本此下有我字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

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舊作義以意改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次恣字省文下同本作恣俗改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當云明知之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勸牛羊豢犬彘

潔爲粢

二字舊脫
據後文增

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

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者當有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

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

方猶旁或當爲專字之壞至今稱

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據上當有神字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賤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牕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舊作色非以意改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一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

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舊脫此字一本有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非猶行反此猶倖一本作借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强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

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舊作其一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

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倘明知之為確言確然可知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訓天明不解之道也訓與訓同言訓釋天之明知之曰明哲維天舊作大以意改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道

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意當有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舊作上此而以意改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撓與交同音諸侯之冤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

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
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
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
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
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
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辟同今國君諸侯之有
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今若處
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
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已同今若
處大國則舊脫此字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
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必至矣然有所不為天之

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為人之所欲而為
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舊脫此字
祟也若已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
萬民以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
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
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六畜
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
中實將欲遵道舊脫此字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
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
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
者與同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說文云

也但末詳

若豪之末

豪本作豪毫字正

非天之所謂也而

擎遂之義

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

仁不詳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

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

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

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播以臨司

民之善否

司讀如何

為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舊作焉一而

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

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

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

不仁不祥

與同

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

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

據上文當有也字

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

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

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

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子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

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

辜而天子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

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

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

二字舊脫

反天之意得

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

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

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

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
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
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
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
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據下文亦然鑠之金石琢之槃盂後漢書注引鑠作盤傳遺
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
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
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
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據下云既可謂
知也此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

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爲所從事曰從
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
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
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
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
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鑠之金
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
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
居不甬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僇務
此句非命上作無僇匪屬非命中作毋僇其務據孔書泰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僇皆懲字之譌傳則其字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僞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本故足據也孫云當作無僇其務言不勦力其事或孔書

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

天下

二字疑衍即下天亦二字重文

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察天以縱棄

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

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為法立此以為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

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
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
逃之者據下文當有矣字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
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
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
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
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
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
曰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
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
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

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
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已而爲正有士正之士不
得次已而爲正有大天正之大夫不得次已而爲正有諸
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已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
已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正之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
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
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
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惕象其牛羊犬豕潔爲粢盛酒
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當有祠字祈福於天子
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

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物豢其牛羊犬彘潔爲案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

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此一本有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

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說文云失社稷失也春秋傳曰

去子辱矣玉篇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

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何疑有脫誤名之曰失王

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

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

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

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許不欺愚也貴不傲賤

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

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

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

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

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

衆則賊寡也許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

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

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

是謂之賊政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

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

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

說文無志字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

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

當爲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

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

然曰誅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大哉是以差論
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
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
攘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勁舊作勁从力非勁
格者則係一作擊操而歸大夫以為僕圉舊作園以意改胥靡婦人
以為春酋周禮云其男子入于皐隸女子入于春藁又說文云春酋與音聲形相近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
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
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總處
未詳說文玉篇無總字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
為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為人後子者必且

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
不曰文武之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
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
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
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
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
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
有踰於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
人之金玉蚤桑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
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舊作天以意改之為政也自殺
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

庫竊人之金玉蚤蚤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舊脫此字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據上當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蚤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責舊作責下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之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此能而音同故也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

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責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當爲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子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誥字據上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八

舜節黻黻，黻黻史，巡撫西，率處，鑄寶，鞶，務，兼，繡，餉，飭，品，導，墨，洗，整。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

正同征，是以存夫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

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

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亂，舊脫此字盜賊以兵刃毒藥

水火，退無罪人，平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

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

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
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也借本書尚
賢中作藉
此俗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
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此字
以意增疑天下之眾使天下
之眾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
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土君子實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
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明察
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為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為
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
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眾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
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為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

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
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
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為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
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
眾之所同見與眾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
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索隱引
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
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
吾君知之其文選注引作必
死吾君之期三年韋昭注國語引三作二
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
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句田車數百乘田與佃通說文
云佃中也春秋
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同又案韋昭注從
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從
數千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
車徒滿野節文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

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文選注引中心折

脊殪車中伏弋太平御覽引作轂一而死國語云內史過

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杜昭曰周成王

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

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

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為君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教其子

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

誅舊作謀據後文改若此之懔懔也說文云以若書之說觀之則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鄭穆公

部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

人門而左鳥身海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素服三絕

說文云絕斷刀絲也面狀正方太平廣記引鄭穆公見之乃恐懼

神曰無懼舊脫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云帝享女明

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失鄭

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

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

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

案史記簡公公平公子周敬王六年公元年也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

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

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祖道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

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

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

之辭既已終矣

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

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

太平御覽

事類賦引

羊起而觸之

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徼

折其腳

神之神之

社

而橐之瘞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

不聞

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為有神驗事類賦引云齊人以為有神疑以意改著在齊之春秋

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

當為盟

先不以其請者

請當為情

鬼神

之誅至若此其憚遯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

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

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眾人耳目

之請

當為情下同

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為高君子於天下

而有復信眾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

舊脫二字以意增

曰若以眾

之耳目之請以為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

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為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

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

王足以為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

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

武王必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

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為然也故聖王

其賞也必於祖其修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

也修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

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

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敢位

敢位字假

音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春秋國語曰必擇國之茅蕝表坐韋昭曰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

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腍肥倅毛子粹

假音作倅以為犧牲珪璧琮舊作璜稱財為度必擇五

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

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

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

與昔聚羣詩之言夕王逸注楚詞曰昔夜也故古者聖王

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其務鬼神厚矣又恐

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文選注

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

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當為恐

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

漢金石多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

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

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

以為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

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此下舊有亦何

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

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

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為法也然則姑嘗

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

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

佳古惟字舊誤作佳

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

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

舊作佳亦誤

天下之合下土之葆

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

知商周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

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

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

同而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名類

云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

大戰于甘

其地在

今陝西鄠縣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

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

勦字同剽

有曰日中今予與

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土

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

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此

書甘誓文微有不同

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

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

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

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

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者考以延年

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

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

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卽須也需亦從而聲

蓋本施之

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

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

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

舊作

之是以吏治

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現非

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

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

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

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

幽閒當為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

可恃舊脫此字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

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

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此句

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湯以車九兩鳥陳鴈

行湯乘大贊疑輦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疑有王乎禽當為

或云乎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

同呼推哆大戲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後大

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為號而禽克之案移即

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後

此下又云推哆大戲王別兕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

人名無疑推移後戲犧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

故昔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舊脫力字

平御推哆大戲主別太平御覽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

兆億矣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

神之罰不可為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

不惟此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訴太平

誅引作天侮鬼太平御覽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

誅孩子楚毒無罪剝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

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

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詳未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

中讀如仲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太平御覽引作遂奔入宮萬年梓

株折紂而太平御覽引作紂而繫之赤環太平御覽作轅是言繫之朱輪載之白

旗以爲天下諸侯繆故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

有勇力之人費中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寡畫字假

音太平御覽引作畫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圍鬼

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

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即璣滅詳字

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

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

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

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

矣意雖死一作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

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絜爲酒醴粢盛以敬

慎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請一本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

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爲酒

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一本作非直注

之特與直音近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

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

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

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一本

無此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

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鬼神當云若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

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以爲不

樂也非以刻鏤華

一本無此字

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撝

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

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

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

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

事乎國家非直拮潦水折壤垣

舊作垣以意改

而爲之也將必厚

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笙之聲譬之若聖王

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

民以爲舟車旣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

惡許猶曰言何許

曰舟用

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

出財齋而予之不敢以爲憾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文選注引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作吹笙等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

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朴疑卽正字玉篇將必云卽補目切目骨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眉一本作明案明眉通字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朴山卽名也詩猗嗟名兮爾雅云目上爲名亦卽眉也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紉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旣已具矣據上文當有王公二字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鏞字說文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玉篇俱無

子與君子

舊脫三字一本有

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

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母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

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公

記康公名貸宣公史案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

子當周定王時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

穰字从禾俗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

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也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

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母為

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

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

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裳因其蹄蚤

蹄即蹄省文蚤即爪假音

以為絳屨

絳即鞢正文說文云絳脛衣也

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

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紉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

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

舊作主下同以意改

不賴其力者不生君

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

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

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

竭股肱之力宣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

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

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紉

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繆

細舊作細盧云當為細與捆同非命下正作捆繆鄭君注禮記云繆

也繆讀此其分事也今惟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

如綃

卽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
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
宣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
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
而聽之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
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不必能舊脫此字夙興夜
寐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是故布縵不興曰孰
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
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
其敢有恒舞于宮是作時謂巫風伊訓其刑君子出絲
二衛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

舞佯佯舞當爲舞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黃孔書作言
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此八字無降之百舊作
祥此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其家必壞喪孔書云墜
文亦見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沒郡
伊訓云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
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土
媿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啟子啟乃淫溢康樂野于疑
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啟乃淫溢康樂野于作
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句未詳莧疑筦字之誤形聲相
野喜說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當爲天用
弗式翼式爲韻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舞九
以下據此則指啟盤于游田書序太康尸位及楚詞憂康
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卽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
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啟子啟子五觀也亦是故上者天鬼
聲又云啟乃字當爲啟子啟子五觀也亦是故上者天鬼



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舊作
請一本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
如此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八

靈巖山館刊

